

## 老一輩的守望

2C 張榆鑫

前幾天去學校之前，接到一個電話，姨父打的，叫我趕去阿公家一趟。

十萬火急奔至阿公家，才知道姨父給我們這些小輩帶來了些年貨。心底有些疑惑，剛想開口詢問，姨父卻邊給阿公邊敬酒，邊說著今年不回老家來了，忒難得地在溫州過個新年。

我笑笑，報以理解，可不經意間發覺阿公和阿婆情緒有些低落。當時急著去學校，也沒多少時間去琢磨兩老的心思。這兩天放假，便抽空再去看望了他們。

兩位老人家見我到來，忙裏忙外，自己倒覺得有些慚愧。已然好久，沒去瞅瞅兩位老人了。屋子內的老鐘聲敲響了時光，院子裏了的小狗兒也吠叫了起來。阿婆忙呵斥：「怎麼，自家人都不認識了呀！這狗，難道也忘了我嗎？也罷，其實人活著，有狗那麼無憂就好了。」

飯點時間，阿公阿婆使勁地勸我多吃點，反叫我思維跳回了往昔。還記得小時候，總喜歡和阿公比賽吃飯，黏得飯粒滿臉，阿婆忙叫我慢點吃，真是令人懷念。

兩位老人的飯量並不是很大，基本上沒動幾下筷子就放下了碗。我卻一個人兀自靜坐起來，可阿公的的歎氣令我視線轉向了他。這才發現，佝僂著背，揣著火熄的阿公倒是像極了受了委屈的小媳婦。問後方知，原來今年阿舅也不回來過年了。阿舅是阿公阿婆倆唯一的兒子，兩老特別疼愛，阿舅也算成氣，如今過得還算湊合。當然，這是在阿舅自己看來。

母親倒常常要我向阿舅學習。半空中折射下些許光暈，晃得我睜不開眼。入迷了，在阿公的傾訴之中。「那年他說要留校，我嫌地區遠，沒同意。那年他說要去韓國進修，順帶在那邊定居，一年接我和阿婆去一回，我又不同意……」阿公有一搭沒一搭地訴說著，聲線有些顫動，院子裏的樹木適時地抖了抖枝桠，幾片落葉，放肆嘲笑著。阿公阿婆經常爭吵，這是每個家庭都有的通病，或老或少。

今早，再見阿公。阿公有些抖擻，不似早些日子，傷感夾雜頹廢，好似鬥勝了的蝸蚰般，樂呵呵的，一個勁地鳴聲。想必是阿舅要回來了罷。

黃昏時分，阿公早早揣著手電筒，只想著去路口接兒子。這邊阿舅卻背著行囊倉

而至。阿婆叫我打個電話給阿公，喚他回來。電話是通了，可那頭的阿公卻硬不相信，說還沒看到阿舅的車呢。我再三闡述著，阿舅是坐汽車回來的，阿公這才悻悻嘟囔著：「急啥？我手上的茶才喝了一半哩。」

阿舅說在路上的時候，有位朋友送給他兩瓶參酒，帶了過來，讓老人家嘗嘗。阿公卻執拗地抱出了那瓶他藏了七年的五糧液。一個人倒著酒，一個人喝著，一個人表演著。阿婆不愧是跟阿公過了大半輩子，站出打哈哈。真搞不懂阿公的思維，阿舅沒回來，整天念叨著，阿舅難得回來一趟，看看兩位老人家，阿公卻表現得像一個沒有長大的三歲的小孩子。

萬家燈火亮起，勾勒出阿公阿婆那朦朧的輪廓，意興闌珊，就像一個稻草人守望著落單的麥田。阿公阿婆的守望或許也就這麼簡單，如十年前，抑或二十年前一樣，倚井只盼孩兒歸。

今晚月光若隱若現，此時的阿公阿婆怕是也酣然入睡了罷。老一輩傾注一生心血，無非是想一家人歡聚一堂。莫要讓老人再孤守空巢，燕南飛，血情悲，誰微？我說，一如守望淚兩行……

教師回饋：本篇透過記敘阿公對兒子的關心，而抒發老一輩對我們的看顧照料之情。筆者觀察公公的細緻行為，透過簡單描寫，使阿公的印象活現眼前。文中夾雜不少方言，有損流暢，宜換作規範的書面語，留意。（曾澤文老師）